



郭俊生

# 雪落并州 暖在人心

白雪知人意，青松知岁寒。一场雪，在夜里悄悄地来了。

清晨，空旷的街道已经被漫天白雪覆盖，风卷着雪花飘飘零零，宛如天使的羽毛，轻轻撒落大地，不曾停歇。

12月12日天未亮，“唰唰”的扫雪声便透过窗棂传来，环卫工、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工作人员、附近单位的人们早已扛起工具，在风雪里忙碌，路面已渐渐清洁。白雪铺就的街边，小红点在缓缓移动，像冬日里默默绽放的梅。雪花还在飞舞，风还在呼啸，多数人尚在温暖的梦乡，这些身影却已划破清晨的宁静，为路人扫出安全的路。我立在窗前，望着这一幕，心头满是暖意。而此时，外面的温

▲迎泽公园 杨靳葆/摄

◀晋商博物院 米国伟/摄

度是零下7摄氏度，他们怎会不冷？只是这份冷，早已被心中的热驱散，他们的心里装着本地通勤的人、外地赶路的客、晨练的老者，也装着像我这样在窗边凝望的退休人。这场雪带着冬的清冽而来，传递的却是春般的温情：它能覆盖大地的斑斓，却盖不住鸟儿清脆的啼鸣；能掩埋城市的喧嚣与尘埃，却掩不住人们对美好的期盼；它净化了空气，更净化了人心。

雪也唤醒了孩子们的冬日梦。他们裹着厚厚的棉衣，一个个兴奋不已，在雪地里尽情嬉戏、打闹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欢快的笑声，让这个冬日充满了活力和生机。

雪，用洁白无瑕的身躯，为这个世界披上薄纱，让我们在季节的变化中，感受匆匆的岁月更迭，感知人间的一切美好。

这场如约而至的雪，安抚了我们躁动的心，成了心底割舍不下的牵挂。可雪终究是匆匆过客，只在冬日停留。但无论如何，它轻吻大地的痕迹里，藏着柔软的祥和与丰盈，也孕育着人们对未来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期待。



## 情满冬至

春潮



父亲一生给予我诸多温暖，可最让我记挂的，始终是1974年冬至那碗冻白菜饺子，让人不能忘怀。

那年5月我喜得贵子，因单位离家二十里且无公交，所以就携妻带子，一起住在厂里简易宿舍，而冬至不是厂休日，我也就没往心里去。

没想到，冬至那天中午11点左右，父亲竟然冒着零下10摄氏度的严寒，从我家坐了十几站电车，下车后再步行近十里地，到厂里来看我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两棵菜是他天不亮就去蔬菜门市部排队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买到的，那时物资紧俏，能在冬至凑齐一份“饺子食材”，已是他能想到的最好心意。

看到老父亲，我这才想起来，太原人过冬至的习俗是吃饺子。父亲看到我和爱人还在工作，于是他就自己一个人忙活开了，幸好还有两个准备给孩子吃的鸡蛋，又找了些粉条，拌在一起，做成了饺子馅。和面时，一看白面只有一小碗，无奈就又掺了些红面（高粱面），加温水揉成团。

等我们下班推门时，锅里的水正“咕嘟”冒泡，父亲正用漏勺把包好的饺子一个个下进去。饺子皮一半白一半红，捏得不算精致，却个个饱满。全家三代围着小小的火炉，吃了一次别有风味的冬至饺子。二面冻白菜饺子，没肉少油，和现在各种各样的美食是无法比，可是却饱含着浓浓的父爱和亲情，吃在嘴里，暖在心里，让我永远不能忘怀。

如今父亲已远去多年，可那碗二面饺子的滋味始终清晰——它裹着的不是简单的食材，是父亲穿越寒风脚步，是案板上揉进的牵挂，是物质匮乏年代里，最朴素也最深的父爱。这份暖，早已刻进我往后的每一个冬至里，提醒我什么是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。



## 衣橱里的毛背心

胡春燕 文/图

天冷了，翻找冬衣时索性彻底收拾衣橱，在一个很久不用的皮箱里，翻出了好几件毛背心。于是，我将它们摊开摆在床上，细细端详。这都是妈妈在不同年月里，手工编织的毛背心。

有粗毛线的天蓝色的大V领款，适合冬日。针脚宽松、横竖交织的花样立体感十足；还有件细线湖蓝的，织得格外精巧，花样空灵，适合春日衬衫外搭；还有件红白相间的，别看只有两个色，妈妈却编织出六个不同的图案，隔几行便换一种花样，既有区分又彼此呼应，同色系里透出复古的浪漫，特别适合新年时穿。

抚摸着这些带着温度的织物，记忆突然翻涌。印象里的妈妈，总是用她那双灵巧的手把我们姐弟仨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即便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，毛衣毛裤线旧了，妈妈也会巧妙地搭配颜色，织出条纹，或是拼出像百家布一样的方格，让我们的毛衣在同龄人里独树一帜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日子渐渐好起来，棒针毛衣开

始流行，我的第一件棒针毛衣就是妈妈织的深粉色，针脚粗犷却格外有型。她还特意在袖笼处织出小疙瘩似的V形纹络，侧面看更加立体。后来，我穿着这件毛衣上班，厂里的同事们纷纷前来细品，啧啧称赞。

妈妈退休后，有了更多空闲，便把编织的心思放在了孙辈身上。我的儿子，几乎是穿着姥姥织的毛衣毛裤长大的。孩子长得快，衣服小了，我就一件件送回妈妈家，她从不嫌麻烦，拆了、洗干净、重新缠成线团，再织成新的物件。在妈妈手里，从没有“废品”，都是好东西。知道她喜欢编织，邻居、老同事、亲戚们，常会把家里富余的毛线送过来，妈妈每次都乐呵呵地收下，像得了宝贝似的。有时我会选一件喜欢的款式颜色，让妈妈给我织，妈妈从没让我失望过；更多时候，她是随心意织，谁去家里看到喜欢，就直接拿走。前阵子，她还给儿媳织了件毛背心呢。

皮箱的最下面，压着件我一直舍



不得穿的红毛衣，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结婚时妈妈织的陪嫁。足足用了二斤毛线，立领、有两个口袋，板板正正，织得很漂亮。我知道这件毛衣里藏着妈妈多少心思，多少个夜晚的灯光下，她一针一线地织进牵挂，所以即便多年未穿，我也一直小心珍藏着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

如今，很多手工活儿都成了稀罕物。妈妈也已是85岁的老人了，老眼昏花，手也慢了，织出的东西，审美或许赶不上现在的潮流，儿女们不再需

要她织衣服，可她还是闲不住。开始给家里的板凳、椅子织“外套”，给马桶织坐垫，给桌子织镂空的桌布。不时地还会给我们织毛袜，颜色各异、精巧可爱，我们都很喜欢。其实我们都明白，现在妈妈编织，更多是为了打发时间，让独处的日子不那么孤寂。

摩挲着这些毛背心，这是妈妈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了，这些透着妈妈温度的物品，我不会扔、也不会拆，会一直好好收着。这份温暖，是时光带不走的，也是我心里最该感恩的牵挂。